

政治吸纳·政治参与·政治稳定

——对中国政治稳定的一种解释

肖存良

内容提要 政治吸纳是政治体系基于功能实现而对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政治吸纳不同于政治参与,也不同于行政吸纳。我国政治体系的政治吸纳机制主要包括政党吸纳、人大政协吸纳和社会组织吸纳三个方面。政治吸纳能够从创造政治认同、促进有序政治参与和政治调控等方面保障政治稳定。政治吸纳也是促进中国政治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政治吸纳 政治参与 政治稳定

肖存良,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研究员 200433

一、问题的提出

亨廷顿在分析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时,有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即认为在政治制度化落后的情况下,政治参与的扩大必然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因为“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对政府的要求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国政治体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动乱。”^[1]用公式表达就是: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即政治参与与政治动乱成正比,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动乱成反比。因此,亨廷顿认为,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中,稳固的政治秩序比扩大政治参与更重要。

亨廷顿公式中包含三个关键变量: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稳定。我们不妨用这三个变量来分析中国政治。首先我们来看政治参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阻碍政治参与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社会蜂窝状结构都已式微,公民政治参与愿望强烈,而公

本文系作者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课题“人民政协在地方立法协商中的作用”(11CZZ011)的阶段成果。

[1][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年版,第 51 页。

论基层农村民主政治 发展价值的三维向度

戴玉琴

内容提要 从政治学视域来看,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价值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一是以村民自治制度为载体的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对整个国家上层民主政治发展带来的影响,包括为中国上层民主政治的改革和推进提供了稳定而坚实的农村社会基础,发挥了政治主体培训班和政治实验场的作用;二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对党内民主发展带来的影响,包括探索架构以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为两个支撑点的基层民主政治体系,两者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机制及党组织权威提升的路径;三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为农村政治有序、均衡发展提供了重要运作机制,包括民意表达、民意集中和农村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需求平衡的机制等。

关键词 村级民主 价值 党内民主 上层民主

戴玉琴,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225009

以村民自治制度为载体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在发展中虽然还带有草根性和粗糙性,其成长还存在种种结构性矛盾,其完善发展还缺乏充分的支撑条件,其行进的道路还存在着诸多制约性因素,但这些都不足以淹没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本身的发展价值,我们需要理性地透视这一价值。

一、为上层民主的推进筑稳了治理基础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农业社会,又是一个没有多少民主传统的社会,在这样一种国情下推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它需要在民主政治总目标的指导下,谨慎而有序地推进。如果追溯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不难发现中国民主政治的探索基本上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以两条不同的路径推进的:一个层面是以恢复和健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上层”民主建设,这是一条自上而下的民主之路;另一个层面是20世纪80年代发轫于90年代勃兴的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基层民主实践,这是一条自下而上的民主之路。其中以村民自治为代表的基础性民主实践取得了很大成功,它对上层民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由于它推行的场域是远离中国权力中心的农村,使得其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实验场的作用。

第一,村民自治的开展为上层民主政治的推进构建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村民自治本身是适应农村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群众路线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研究”(项目号13DS009)系列论文之一。

主动改革:中国社会转型的理想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辨析

李昌庚

内容提要 虽然主动改革是痛苦、艰难的,但任何被动改革及其后可能出现的变革都更容易带来灾难性后果,尤其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主动改革是中国实现社会平稳转型的理想选择,但需以更为审慎和清醒的态度把握主动改革。在主动改革进程中,要避免权力中心二元甚至多元化,创造相对稳定和默契的国际环境,形成改革合力,减少或避免改革误判。

关键词 社会转型 特殊国情 以史为鉴 主动改革 平稳转型

李昌庚,南京晓庄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210029

我国近现代以来经历了三次社会转型:第一次是清末辛亥革命以后,第二次是 1949 年建国以后,第三次是 1978 年开始的全面改革开放。由于前两次社会转型未能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次社会转型仍是前两次社会转型的延续。关于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社会转型路径选择,笔者曾有多篇论文提及,基于现实国情,党和政府要有相应的主动改革路线图,从而避免被动改革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提出了主动改革目标,并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笔者就此再略陈管见。

一、为何要主动改革

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任何政权如果缺乏将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断调整、协调、消解的内在机制,则执政到一定时期,当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面临改革或变革的现实压力。但如果执政者回避或怠于改革或错失改革良机,人类社会的历代政权更替往往更多经历了因被动改革而带来的革命性剧变,其结果往往出现一定时期的局势动荡及其社会停滞期,引发人权灾难,从而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诸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晚清的中国等均是如此。

本文得到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和江苏省“333”工程项目资助。

[1]参见李昌庚:《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稳定的博弈与平衡》,〔武汉〕《学习与实践》2009 年第 4 期;李昌庚:《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定性困惑及其解决路径》,〔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2 年第 2 期等。